

孟小冬

影能上的塵夢

万伯翱 马思猛◎著

東方出版社

万伯翱 马思猛◎著

孟小冬

龍籠上的塵夢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俊智
装帧设计:语丝设计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小冬:氍毹上的尘梦/万伯翱,马思猛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60-3586-6

I. 孟… II. ①万…②马… III. 孟小冬(1907~1977)-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958 号

孟小冬:氍毹上的尘梦

MENG XIAODONG QUSHU SHANG DE CHENMENG

万伯翱 马思猛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960 毫米×1270 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586-6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自序

孟小冬先生是中国京剧史上被誉为“冬皇”的著名女老生，在20世纪20—40年代末中国京剧鼎盛时期，她红遍大江南北，在京剧舞台上大放异彩，天津的戏迷们看完她的精彩演唱后当场激情之下竟为之从心底里喊出了“冬皇！吾皇万岁！万万岁！”

孟小冬先生早年戏路宽杂，能文能武。9岁先拜仇月祥为师，因其高嗓条件习孙（菊仙）派，后又广纳博学，先后多方求艺学谭（鑫培）派，成名之后终于在而立之年，毅然决然又立雪余门，得京剧余派创始人余叔岩先生真传，并被乃师称其为是“余门唯一弟子”。她1925年出道后，曾先后与梅兰芳、尚小云、张君秋、金少山、郝寿臣、裘盛戎、萧长华、姜妙香、赵碧云、白玉昆、雪艳琴、王泉奎、鲍吉祥、李慧琴等众多著名京剧艺术家同台合作演出，成为那个时代众多京剧艺术明星群中十分闪亮的一颗新星。她用五年时间闭门苦学余派之后，于1947年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成功举行告别舞台义演，被菊坛一致盛赞为“广陵绝响”，从此结束了她的粉墨生涯。

然而，这位中国舞台上的奇葩，却于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致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戏迷们，竟对“冬皇”一无所知。思猛兄可谓是自幼在京剧舞台的后台里随父母泡大的，还时常能亮嗓唱几句“四大名须”名戏名段，他的父亲马彦祥，母亲云燕铭在京剧界都可谓是如雷贯耳的戏剧家、名演员呢！他却从未听双亲和圈内人士再提起过孟小冬的名讳。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

孟小冬

影能上的塵華

声。而孟小冬的声名为什么会于一夜之间被抹得如此干干净净呢？孟小冬为后人留下了太多说不尽的沉重话题和想象的空间，而且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2007年逢孟小冬诞辰百年纪念，大陆重新掀起“冬皇”热，历史的封尘被渐渐拂去，“凝晖遗音”千呼万唤重返人间。2008年又有贺岁大片《梅兰芳》终于突破禁忌，梅孟之恋的故事80年后再次成热门话题，要知道当时这段“游龙戏凤”引起的轩然大波，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风流韵事呢！

我们不是孟小冬先生同时代的见证人，我们只能在青灯黄卷中来回徜徉，从前辈们留下的墨迹中，寻找孟小冬粉墨人生的艰辛甚至于悲壮的历程。当然我仍然坚持作家要深入采访，“只会吃别人嚼过的馍是没有味道的”，我终于在2009年初夏获取了一次访问祖国宝岛台湾的机会，于是我特地采访了杜月笙的亲生女儿、孟小冬的义女杜美霞女士，还有杜美霞的儿子金先生。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畅谈孟小冬的舞台艺术，杜女士略带京腔的嗓音娓娓道来父母的许多往年轶事：“爸爸太爱京剧了，才有杜孟最后的结合呀！爸爸一生经过多少惊涛骇浪，他都没怕过，唯独在上海熟人面前，全部披挂粉墨正式登场，扮演黄天霸‘拜山’时紧张极了，演完戏全身大汗淋漓瘫坐在后台椅子上了……”杜家母子送给我大量书籍、报刊、照片等珍贵资料，这特别提高了本书的真实性和品质。

经过我和思猛兄对孟小冬的艺术成就的学习总结，我们对当年梅孟的“啼笑因缘”，孟小冬与杜月笙的复杂人生，以及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伶人的命运都有了不同于旧的诠释和评说。除了梅兰芳，杜月笙是影响孟小冬至关重要的人物，以往其他关于孟小冬的著述中对杜大多语焉不详，本书特以一章之篇幅，给杜以较完整之介绍，从而丰富对于孟小冬的认识。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评说这位曾经轰动中国菊坛的一代名伶的坎坷人生。希望这本小传能使读者重新认识那些曾被脸谱化了的一代人，重新理解那些曾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主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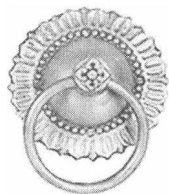
孟小冬
影能上的塵夢

好的人生传评应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新观点,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材料,我在台湾告诉杜美霞女士:令尊大人虽然大大得罪过共产党,但在抗日期间,他毅然决然振臂高呼抗日,而且见诸于实际行动,募捐金银款项及大量物品(包括孟小冬的金银首饰和义演所得),组织了由店员、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和失业青年等组成的游击队炸毁了自己和别家公司在长江上的几艘轮船堵塞航道以阻挡疯狂的日寇西进,他甚至自己掏巨资印刷了大量的《鲁迅全集》、斯诺的《西行漫记》,醒目烫金印上“杜月笙赠”,广散友人以精神食粮鼓舞抗日斗志!他还自掏腰包买了五千支德国造快慢机用来武装游击队。你爸爸虽然不能称为“抗日英雄”,但亦可成为抗日义士或勇士呢!

他们母子听后十分欣慰,认为大陆现在对于过去的“反面”人物是建国来最实事求是的时代了。

万伯翱

2009年大暑于京都草花书屋青灯下



目 录

- 自 序 /1
- 引 子 /1
- 一、冬皇凌空出世 /4
- 二、锡城首演一鸣惊人 /12
- 三、“大世界”初遇杜月笙 /17
- 四、黄金荣争艳走麦城 /25
- 五、杜月笙其人其事 /30
- 六、北上求师名扬京津 /43
- 七、梅党乱点鸳鸯谱 /53
- 八、小冬患难见真情 /78
- 九、冬皇重震红氍毹 /89
- 十、与金少山斗嗓子 /97
- 十一、一介坤伶愧煞须眉 /105
- 十二、舞台姐妹的尘梦 /109
- 十三、拜叔岩立雪余门 /121
- 十四、恩同父母尊师重道 /131
- 十五、情感大贤倾囊相授 /134
- 十六、佛门弟子小冬居士 /141

- 十七、慧珠拜请冬皇出山 /143
十八、《搜孤救孤》亦成绝响 /148
十九、入住杜门知恩图报 /156
二十、抗战胜利兔死狗烹 /159
二十一、大难临头各奔东西 /162
二十二、香港寓公残阳西下 /167
二十三、遥望上海兔死狐悲 /171
二十四、红颜知己终成眷属 /176
二十五、临终感言妈咪最苦 /180
二十六、为延余韵海外传艺 /188
二十七、互相观摩，惺惺相惜 /202
二十八、大千居士：小冬大家(gu) /206
二十九、绝艺一身叶落台湾 /211
三十、冬皇之胞妹孟幼冬 /215
三十一、张群赠挽“绝艺贞忱” /219
三十二、两岸再传冬皇余音 /223

附录一：记者笔下的孟小冬 /226

- 孟小冬的八次舞台代表作(薛观澜) /226
巾幗须眉孟小冬(莫陆) /230
名伶访问记——孟小冬(节选) /234
满足山河空念远 广陵绝响说冬皇(朱向敢) /238
孟小冬女士逝世三周年感言(李猷) /242

附录二：京剧中的行当 /246

参阅书目 /249

跋(朱小平) /251

引子

60年前，一出孟小冬的《搜孤救孤》能在上海滩唱得万人空巷，吸引了川、陕、平、津、台等地甚至旅居国外的戏迷都不惜重金坐飞机买黄牛票来听冬皇的戏；50万元（旧币）一张门票，竟被黄牛炒到500万元一张，还买不到，买不到票的戏迷为了收听实况转播争相购买无线电（收音机），竟使上海滩无线电脱销。孟小冬不愧为京剧舞台之“冬皇”，她创造了中国京剧史乃至中国戏剧史的奇迹。然而全国解放后，孟小冬的大名却在中國大陸销声匿迹长达半个世纪，这也是中国京剧史中的一桩咄咄怪事。

京剧，清光绪年间形成于北京。其前身为徽调，通称皮簧戏，同治、光绪两朝，最为盛行。道光年间，汉调进京，被二簧调吸收，形成徽汉二腔合流。清末统称皮簧戏。光绪、宣统年间，北京皮簧班接踵去上海演出，因京沪所唱皮簧同出一源与来自安徽的皮簧声腔不尽相同，上海观众遂称京皮簧为“京调”，以示区别。民国以后，上海梨园界全部为京班所掌握，于是正式称京皮簧为“京戏”。“京戏”一名，实始自上海，而后流传至北京。近百年来，这个剧种遍及全国，已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种。因北京于1928年至1949年间曾改称北平，故一度亦改称平剧。1949年后，随着北平改为北京，复称京剧。

话说当年梨园前辈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余叔岩祖父）等弘扬皮簧，光大乱弹，在由皮簧戏过渡到京剧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程长庚之徒谭鑫培幼年随父谭志道进北京，入金奎科班学老

生，因其父有叫天之称，故其艺名小叫天。谭鑫培出科后搭永胜奎班和三庆班演出，汇前辈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卢胜奎、周长山等各家之长，不顾许多老顾曲家的反对，对一些传统剧目在唱腔及表演上进行了大胆精心设计和改革创新。因此，获得广大观众欢迎，渐独成一门之艺——谭派，是京剧有史以来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

谭徒余叔岩精益求精，再创余派，遂有“无生不学谭，无派不薰余”之说。数十年来，学余之须生，虽不计其数，然得其真传者，当首推伶界“冬皇”孟小冬一人。孟氏冰雪聪明，资质绝伦。其立雪余门之际，正值余艺炉火纯青之时；众所周知，其师徒之友情逾父女，故能得余倾囊相授薪火相传。孟小冬的一生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且能够在戏剧史上留下盛名，并不仅在于她戏唱得好，还基于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冬皇”的崛起，为女演员在京剧舞台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空前深获舆论的赞扬；二是她面对坎坷人生表现出的极高人品，受到人们的尊敬。

1977年5月25日傍晚，在台湾台北市信义路的一所小公寓里，5月下旬的台北已是湿热难耐，对于患肺气肿的孟小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哮喘加上咳嗽折磨得她整夜难眠。那还是头年农历十一月中旬，孟小冬虚年七十，友人弟子起哄非要为其做寿，活动持续两天，第一天先在家中摆两桌席，女儿杜美霞陪着她赴法华寺诵经，这是孟小冬到台后，年年生日必做的“功课”；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业公司招待所开寿宴，弟子亲朋欢聚一堂。兴致所至，孟小冬和弟子钱培荣合作清唱了《定军山》，接着又来了一段上海滑稽戏。两天下来，孟小冬又累又兴奋，隔天就患了重感冒，竟一病卧床不起。她始终婉拒亲友们再三劝谏去医院就医。近日来久卧病床的“冬皇”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她希望自己利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静静地回味一下自己酸甜苦辣的一生。她向一直守护在身边的杜美霞挥了挥手，示意自己想要静躺一会儿，美霞细声细语地说：“妈咪，有事情按铃叫我。”照例轻轻地亲吻了她嗣母的面颊，转身离去。孟

小冬慢慢地合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辉煌伴随着凄凉的故年旧事……

1949年，她随杜月笙离开了自己的戏迷和故乡，从此告别了自己人生的辉煌。她本打算终老香港，不幸，1966年大陆发生了十年浩劫的“文革”，传统戏曲艺术被革命京剧样板戏所取代，旧时的艺友的命运，比起当年称霸上海滩的黄金荣的下场还惨，令她在两岸三地传授发扬京剧余派艺术梦想彻底破灭，在姚玉兰与杜美霞的力劝下，她终下决心寻着杜月笙的归宿来到了台湾，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在这座小岛上传递着传统京剧艺术的香火。她特意选择在“信义路”定居，“信义”二字，正是她一生所坚持、所操守的品格呀。冥想之间，忽然，两位与她生命息息相关的男人影像渐渐清晰起来，虽然他们都早已仙逝，却栩栩如生地向她走来，“妈咪（这是杜月笙对小冬的爱称），依还惬意吧！阿拉过去的时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依啊！”这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杜月笙，孟小冬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杜先生！”，他的脸依然是那么苍白，充满失落、忧郁的神情，他生前曾不可一世，身后被妖魔化，糟踏的一无是处，往事如烟，人间是非何足挂齿，他只期待着和孟小冬在另一个世界再次团圆。在杜月笙身后站着的是她如花似玉、含苞欲放的少女时代，曾经是她生命中的另一半——梅兰芳，当年的30岁的梅郎显然是发福了，据说他在大陆被誉为德艺双馨的梨园圣主。“冬妹，晚华当初愧对于你，伤害了你，令余至今不能瞑目哇！呜喂呀！呀！呀！”孟小冬好似又听到了她久违而熟悉的腔调。是啊，当年也许他是有难言之隐，孟小冬还是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唉，一切都过去了。”她再也不愿多想那些令她心碎的往事，当她转过身来再寻杜月笙时，见其已经远去，“杜先生，等一等，我来了！”孟小冬撇下发呆的梅兰芳，匆匆追赶着杜月笙，飘飘然如嫦娥奔月般腾空而起……孟小冬，这位为中国京剧艺术留下丰厚遗产的不幸世纪女伶人，又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再也没有醒来。

一、冬皇凌空出世

1907年12月9日，农历丁未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上海民国路（今人民路）同庆街观盛里（今观津里）一条弄堂中的普通阁楼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就是日后红遍大江南北，被广大戏迷誉为“冬皇”的一代坤伶——孟小冬。

相传民间对女子生辰素有“腊月羊，守空房”的说法，为了回避这不祥之兆，其父母改称小冬出生于1908年。而这个中国自古流传深远的命学说法，让这位一代菊坛宗师，终未能逃过这不幸的一劫，在自己的戏剧人生中，演绎了一出“冬皇悲歌”。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孟小冬的传记中，对其生辰、籍贯众说纷纭，更有甚者，有些作者竟道听途说，煞有介事地演绎出小冬乃孟鸿群领养者之奇谈怪论，扰乱视听。

孟小冬乳名若兰，原籍山东济南府，本名令辉，因生于冬天故取艺名筱冬，后改小冬，晚年自署“凝晖阁主”。

祖父孟七，老徽班出身，学乱弹与昆曲，唱武生兼武净，是与谭鑫培同时代的著名文武老生兼武净艺人。为谋生，一直在长江下游一带跑码头。1860年5月，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以破竹之势，迅速攻占了江浙大部分地区，30岁的孟七参加了太平军，在陈玉成帐下的同春班里任教师。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迁至上海，他带领五个会唱戏的儿子在上海天仙茶园长期演出，与当时丹桂茶园夏月恒父子同为沪上两大梨园世家。19世纪末逝于沪。

大伯父鸿芳，自幼从父学艺，好读书，爱钻研武打的各种荡子、

把子及跟头，在丹桂茶园任武打行头。早年的武行头，全凭口头说戏，由孟鸿芳开始，武戏场子才有提纲。他是秃子，嗓子好，会戏颇多，却喜欢唱小丑，后由演武生改丑角。

二伯父鸿寿因为脚跛，不便登台，孟七只得命他学习场面。那时的丹桂茶园，一如其他戏班，梆子、皮簧两下锅（就如当今河北名伶裴艳伶梆子、京剧双艺绝佳），所以武场的打鼓，文场的京胡、梆胡，他们都能打得严实火爆，拉得脆亮高昂，而且他还懂得不少梆子戏，因此上海的一些科班，都争聘他当教师。也许是他太热爱京剧艺术，也许是他要和自己的命运抗争，在民国初年，孟鸿寿硬是跛着脚登上舞台演戏，专演以唱工为主的文丑，并取艺名“天下第一怪”；在新开张的新新舞台亮相，演出了《拾黄金》、《十八扯》、《财迷传》、《戏迷传》等戏，竟然轰动一时。更出彩的是孟鸿寿十年后，又登上了北平吉祥园的舞台，那天大轴为余叔岩的《打棍出箱》，压轴是朱琴心的《打花鼓》，中轴就是他的《拾黄金》。朱素云的《岳家庄》和俞振庭的《金钱豹》，都排在他前边。后来又演过几场，戏目均列在中轴。一位来自上海的跛脚小丑，能在京剧的圣地北京大出风头，放出异彩，堪称菊坛奇人奇事。

三伯父鸿荣，先向王庆云学武旦，后入小金台科班坐科，地点在六马路（今延安东路、云南路附近）一条弄堂内。原天仙茶园一批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如老孟七、任七、熊文通、陈桂寿等，被聘为兼任教师，艺徒共有60余人。孟鸿荣在坐科期间，主要向父亲学武净、武生，还向大哥鸿芳学老生。他是孟七几个儿子中最能传承其父衣钵者，出科后乃放弃武旦，正式改名“小孟七”，在丹桂第一台及天仙园演出。也常去苏州、杭州，专演文武老生及武净戏。《战长沙·黄忠降汉》、《九更天·代滚钉板》、《定军山·斩夏侯渊》、《战宛城》、《下河东》、《水淹七军》等都是他很有号召力的剧目，每到一地均受到热烈欢迎。1902年在杭州演出《铁莲花》时，剧中的娃娃生就是由刚以“七龄童”艺名登台的周信芳配演。周在戏中滑雪时，竟做了一个“吊毛”的身段，引起小孟七的兴趣，认为这孩子会演戏。所以

周信芳成名后在上海新新舞台主演时，常邀小孟七合作。小孟七对周信芳十分佩服，而周信芳对小孟七的红生戏也特别赞赏。小孟七的老生戏也有一定水准，常演的有《徐策跑城》、《乌龙院》、《御碑亭》、《审头刺汤》等，其中丑角张文远、汤勤等均由乃兄鸿芳配演。他串演武旦，跷功也奇佳，这原是他童年时所学。此外，他还能编剧，有不少好戏传世，著名的如《鹿台恨》等。真是多才多艺的戏篓子，无所不能。在孟氏家族中他红得最早，享名最大。当年的老戏迷、剧评家李浮生曾这样撰文评说：“说实在，小孟七乃属实至名归，他的盛名早于麒麟童（周信芳），如若他能多活几年，那么坐南方文武老生第一把交椅的，很可能是小孟七，而非麒麟童了。”

孟鸿群，孟七之五子，是孟小冬的生身父亲。其秉承父业，攻武净兼文武老生，得到老孟七真传，其《铁笼山》、《收关胜》、《艳阳楼》、《通天犀》等剧目，演来颇具乃父风范。1912年前后，长期在沪与麒麟童合作。在《大名府·玉麒麟》、《宋教仁遇害》、《花蝴蝶》、《要离断臂》等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在《要离断臂》一剧中，名伶汇集，麒麟童饰要离，苗胜春饰伍子胥，而孟五爷（鸿群）饰演的椒壮士，魁梧奇伟，英姿勃勃，牵马饮河，排难解纷，殊有古侠士风。“捉妖”及“酒楼刺要”时，白口做工，激昂慷慨，尤为卓绝。孟鸿群一生中最光彩的莫过于能与“伶界大王”谭鑫培配戏。那是1912年年底，已近古稀之年的谭鑫培第五次受聘到沪，演于新新舞台。那时老谭早已香贯梨园，全国已是无腔不学谭了。这次他贴演的全本《连营寨》，指名孟鸿群为其配演赵云。原来谭老早先与老孟七在京都曾合作多年，结为至交，对孟氏父子技艺推崇备至。鸿群那年三十五六岁，身强体壮，绿叶托红花，果然身手不凡，演活了常山赵子龙，受到老谭的称赞。

六叔孟鸿茂，是老孟七续弦所生，与鸿芳、鸿群等为同父异母。亦为小金台科班出身，本工铜锤，倒嗓后，改随大哥二哥习文丑。曾和白牡丹（荀慧生）合演《小放牛》；和老旦泰斗龚云甫配演《钓金龟》；与前四大须生之一的高庆奎合演《戏迷传》；后在南方红极一

时。以《拾黄金》、《丑表功》、《八戒盗魂铃》等唱工小丑戏享誉海上。由于他嗓音脆亮,比“天下第一怪”的二哥更能叫座。19世纪30年代,应丽歌公司邀请灌制《烟鬼叹》唱片两面,以丑角唱[反二黄],规劝世人戒吸鸦片,此尚不多见。该剧为一出时装新戏,与夏月珊、夏月润所演之《黑籍冤魂》题材相类似,说的一个富家子弟,开当铺为业,为吸鸦片,毒死儿子、气死老母、逼死妻子,伙计纵火毁店,卷财而去。这个子弟还不戒烟,致使卖亲生女儿为妓,最后沦为乞丐,倒毙街头。配合当时宣传戒烟,有一定进步意义。鸿茂有子,名孟小帆,演文武老生,红极一时。至30年代,弟兄六人歿五存一,只有孟鸿茂健在,常与小冬保持书信往来。

孟小冬的母亲张氏云鹤。孟小冬为家中长女,其二妹孟佩兰适外行人,弟孟学科,原唱花脸,后学武生,在一次练功翻滚中,不慎摔坏了脑子,造成轻度脑震荡,遂改行学做会计。孟学科娶妻何淑纯,生有一女二男,长女孟俊侠,长子孟喜平(俊诚),喜平坐科尚小云办的荣椿社,先学老生,后改花脸。解放后分配到山东济南京剧团。在科班结业汇报演出时,喜平的剧目为《乌盆记》。当时作为喜平的大姑母孟小冬,代表家长应邀出席观看演出。演毕,小冬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以后再也不去看孩子的演出了,原因是太紧张了!坐在下面看孩子演戏,比孩子自己在台上还要紧张十倍。小冬说:“我在下面两个拳头捏得越来越紧,汗水都捏出来了!生怕孩子在台上出错,神经高度紧张,实在吃不消!”学科的次子孟俊泉,花脸演员,他是郝寿臣和裘盛戎的高足,现已年入古稀。退休前是北京青年京剧团团长。妻子王晓临,老旦演员,是李多奎的得意弟子。孟小冬三妹幼冬,自幼过继与仇月祥,亦工老生。1940年随仇到北平组班出演,亦博美誉。

冬皇一出世就被包围在浓郁的京剧氛围中。孟氏门中三代共出了九位皮簧戏、京剧名角,堪称梨园世家。

那年头,伶人生活艰难,他们为了生存,每到一处都要倚靠地方权贵捧场,才能搭台唱戏,受到权贵们层层盘剥和歧视,被视为玩

偶。他们大多居无定所，为卖艺求生而走遍天涯，飘泊四海为家，人们称呼这些以唱戏卖艺为生的伶人为“戏子”。他们是被有钱人消费的特殊群体。孟小冬自然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艰辛的伶人之路，也同样免不了饱尝伶人的屈辱和心酸。5岁那年，刚刚记事的小冬，每日天不亮就被父亲带到上海老城乡古城墙上调嗓子练功，教她学习老生唱段；6岁就跟着父亲跑码头。孟小冬天生资历聪慧，相貌秀丽端庄，颇有男生气质。7岁那年随父赴无锡演出，即登台扮演娃娃生，她第一次感受到数百人的目光聚焦到自己一身时的一种莫大的快乐和兴奋。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孟鸿群艰辛地走南闯北勉强维持一家生计的时候，却祸从天降，让孟小冬小小年纪就结束了短暂而又天真烂漫的童年，不得不替父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一天，父亲孟鸿群在天津出演《八蜡庙》，饰演诸彪，这是一出开场戏，在与费德恭的厮打中，走了一抢背过后，突感不适，一阵天昏地旋，倒在台上，演出被迫暂停，台下观众一片哗然。本来孟小冬正在上场门（注：旧式剧场为四根圆柱支撑的方形舞台，在舞台正面板壁的左右两边，各设一门，门挂门帘，演员要通过挑帘才能上下场。右端之门称为上场门，左端之门称为下场门。解放后改为演员从边幕上下场。）后看戏，她看着众人把父亲从下场门抬下来，见父亲挣扎着勉强站起来，表示无大碍，欲坚持继续演出。7岁的小冬好像一下成了大人，挺身对父亲说：“爹爹，您多歇一会儿，别叫台上冷了场，我去给观众清唱一段。”说着，便绕回到上场门，挑帘登台。台下的观众立刻安静下来，只见孟小冬大步走到台口，向台下观众深深一躬，说明其父稍有不适，休息一会儿，即可复演，接着说：“下面由我，孟令辉代爹爹加演一段清唱《捉放曹》。”说完又向台下深深一躬，然后又向琴师一躬，说道：“听他言，正宫调。”台上台下的人，都被这俊秀大方的小姑娘惊呆了，骚乱的剧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一句出口，就博得满堂彩，这一大段唱下来，“好”声不断。孟鸿群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望着自己不满8岁的女

儿，眼圈湿润，一阵心酸泪涌如泉。而此时台下的天津戏迷们绝对想不到，10余年后，正是这个小女孩重返天津舞台，摘得了中国京剧女老生的皇冠。

父亲当晚勉强完成了演出，卸装时，小冬见爹爹大汗淋漓，内衬湿透，脸涨得通红透紫，她哪里知道，父亲是在以生命的代价，恪守着一个伶人的艺德。第二天清晨，孟鸿群中风发作，经及时抢救，总算没有留下大的后遗症。这对本来仅靠父亲绵薄收入维持生计的五口之家，无疑是雪上加霜。孟鸿群病愈后，身体大不如前，拿手武戏也无法再唱了，只能在戏班里说说戏跑跑龙套，从此坐吃山空，家境日显困顿，甚至穷到连鞋都买不起的地步。迫于生计，孟鸿群决定让爱女孟小冬拜孙（菊仙）派老生、姨夫仇月祥为师，学唱孙派老生。仇见小冬对京剧艺术有着天生的灵性，还有一副不带雌音且洪亮的嗓子，是个好苗子，欣然应允。虽说是亲戚，仍然是依照科班收徒的规矩，签下了8年的卖身契约。小冬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对她充满期望的目光和再三嘱其不许入旦行的表情，她似乎在朦胧中理解着父亲对女儿从艺的复杂心情。父亲抚摸着小冬的头说：“你要记住，要想叫人瞧得起，要想成人，将来有出头之日，就得学好本事，当角儿。”孟小冬牢牢记住了父亲这句话，立志“要当就当谭（鑫培）老板那样的角儿”。孟小冬从此决心“卧薪尝胆”，发誓要摘取京剧艺术的耀眼皇冠。

送走了小冬，孟家不稳定的微薄收入仍然不能养活四口之家。眼看不满两周岁的儿子学诗嗷嗷待哺，孟鸿群一狠心又把次女——5岁的孟佩兰送人领养。当孟小冬得知此事伤心地哭了一场，她幼小的心灵暗暗许愿，立志能尽快登台演出，为在艰困中苦苦挣扎的父亲解难分忧。

过去的伶人授艺完全是靠口传心授传承，师傅先把台词诉诵数遍，弟子强记在心，然后再教唱腔。因此许多普通艺人虽然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但是往往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大多名伶的文化知识多是在成名后靠自学获得的。仇月祥对孟小冬督教极严，动辄鞭答，